

Patrizia Gucci

GUCCI

古驰王朝

[意] 柏翠莎·古驰 著 经诗墨 译



一代成功王朝的真实故事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Gucci

古驰王朝

[意] 柏翠莎·古驰 著 经诗墨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GUCCI: 古驰王朝 / (意) 柏翠莎·古驰著; 经诗墨译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7
ISBN 978-7-5108-4576-5

I. ①G… II. ①柏…②经… III. ①服饰—家族制—企业史—意大利 IV. ①F454. 6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80764号

GUCCI: 古驰王朝

作 者	[意] 柏翠莎·古驰 著 经诗墨 译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6.75
字 数	80千字
版 次	2016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4576-5
定 价	48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Patrizia Gucci

Gucci

La vera storia
di una dinastia di success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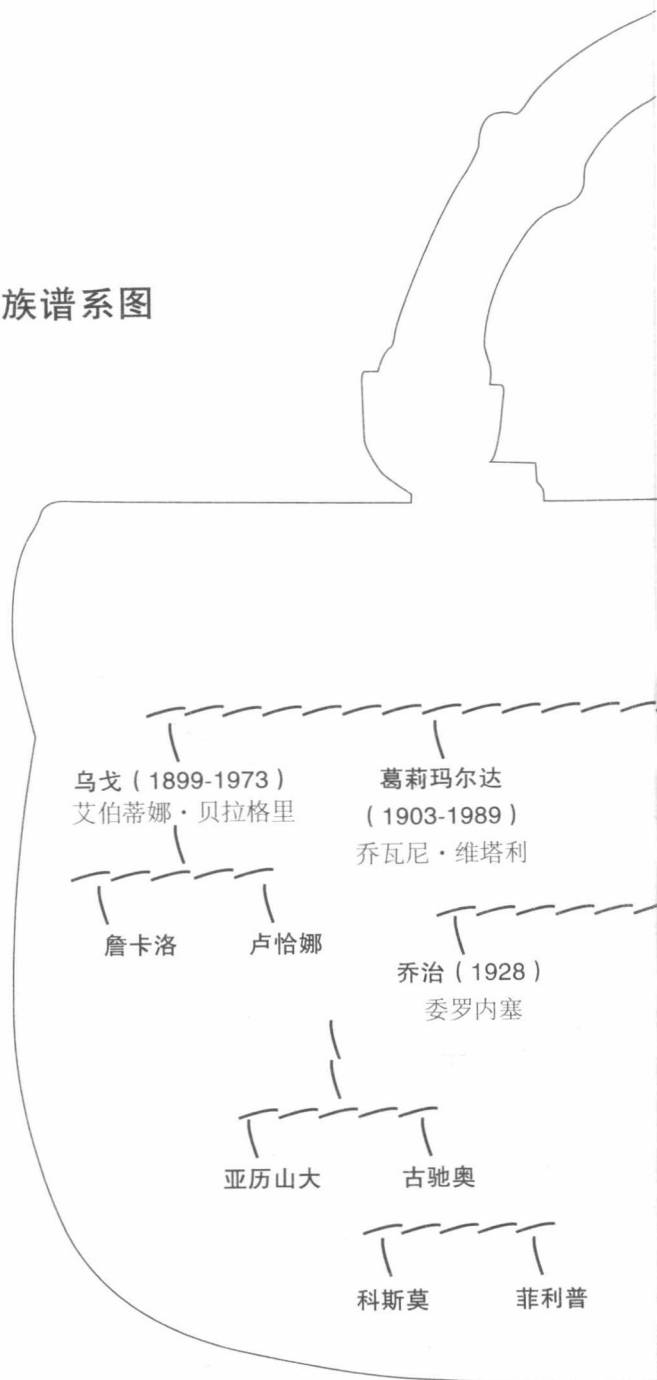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我是柏翠莎·古驰（Patrizia Gucci）。意大利奢侈品牌古驰的创始人古驰奥·古驰（Guccio Gucci）是我的曾祖父。20世纪初叶，在创立之初，古驰只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。

现在的古驰是一家跨国企业，但古驰家族却不再是其中的一员。我最后一次微服进店的时候，店员已经认不出我了，我的内心隐隐作痛。也正是因此，我希望通过本书回忆与讲述我的家族历史。

我们的故事就此展开……

家族谱系图



古驰奥·古驰 (1881-1953)

阿依达·卡尔韦利

恩佐 (1904-1913) 艾杜 (1905-1990) 瓦斯科 (1907-1974) 鲁道夫 (1912-1983)

奥文·普莱斯

玛利亚·塔布尔齐

亚历山大·维克尔豪森

保罗 (1931-1995)

伊冯娜·莫斯凯托

罗伯特 (1932-2009)

德鲁塞拉·卡费莱利

莫瑞吉奥 (1948-1995)

柏翠莎·雷加尼

伊莎贝拉

柏翠莎

亚历山大

阿莱格拉

翁贝托

玛利亚·奥林匹亚

多米提拉

弗朗切斯科

目 录

我的父亲，保罗	• 001
他们结婚了	• 012
佛罗伦萨，我的童年时光	• 022
罗马的家	• 035
染炉街的古驰工厂	• 046
我的考古梦	• 060
第三代古驰人	• 075
大不列颠萨伏伊酒店，古驰缘起的地方	• 083
热情与高贵	• 092

纽约！纽约！	• 107
进公司	• 120
卡斯利纳工厂	• 127
艰难时期	• 148
忆莫瑞吉奥	• 165
铭记过去展望未来	• 177
后记	• 186

我的父亲，保罗

我永远记得那一天，记得父亲在伦敦机场向我道别的那一幕。

1995年的秋天，父亲结束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佛罗伦萨之旅。按计划，我先陪他回英国（他那时的居所），之后准备回家。他挥动的手像是预示了什么，像是在与生命做最后的告别。果然，两个星期后，他便离开了人世。

多少年来，每当回忆起这一幕，我依然心痛不已。那是我人生心路历程中的重要节点，见证了我们父女深厚的情感。

几天前，父亲从苏塞克斯来到佛罗伦萨看望我的妈妈，这距离他们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时间。那时候，他已经和女友在苏塞克斯定居了好几年。我的父母虽然分开了，但是依然保持联系，时常见面。在和父亲的通话中，母亲察觉到了他声音中的异样。而我在见到他的瞬间，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，父亲竟变得如此消瘦和苍白。

当时妈妈通过医院的熟人约了很多次大夫。那天晚上，父亲躺在她身边，握着她的手，说他是他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。医生的诊断让我们陷入了恐慌，丙型肝炎晚期。唯一能治愈的方法就是肝脏移植，英国国王学院医院是这一领域的权威。不过术后很可能出现肾阻塞。

父亲的肝功能一直不太好，所以对于大夫的诊断，他并没有太过惊慌。临行前他还留下几件衬衣让妈妈帮着洗，还说下次过来再带走，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。那次他前所未有的，紧紧地拥抱了我。甚至还夸我那天很美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他所做的一切都太反常了。

一天后，我陪他来到佛罗伦萨机场。先送他去伦敦，然后我马上回意大利。临行前，我帮着他整理完行李，就一起在妈妈的花园中与红梅花雀逗趣。父亲很喜欢动物，他一下子买了五十只梅花雀，还想把它们全都带回英国。但最终他还是听了我的话，仅仅用一个带窟窿的鞋盒带走了一对小鸟。

我觉得那时父亲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但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，可我知道他打算听从命运的安排。看着他难受的样子，我想哭但又强忍住泪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医生给了他一个提醒装置让他随身带着，如果有

合适的器官移植会通知他。然而父亲却把它放在一边。其实他并不想做手术，害怕后半辈子要靠别人照顾。

在快要失去他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爱他，才明白失去他我将会有多痛苦。冥冥之中我觉得那是我们最后的相处时光，我想帮他，想要减轻他的痛苦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一起从妈妈家出来，离开了波焦因佩里亚莱的丘陵。在那里，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很多年。对于我而言，直到现在那个家还能勾起我的很多回忆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我们佛罗伦萨的住所在细节上设计得十分讲究。高大的壁炉和英式风格的窗户面朝花园。覆折式屋顶的顶楼带有一个宽敞的露台，我和姐姐很喜欢那里，渐渐地，那地方成了我们的小天地。花园部分由佛罗伦萨著名的风景画家操刀，虽由人造，宛自天开。花园中种植着埃及榕、托斯卡纳松、玫瑰木槿和颜色各异的鸢尾花，包括极为稀有的黑色鸢尾。

陪伴父亲回伦敦的这一路并不轻松。父亲需要坐轮椅，让人抬上飞机的舷梯，而我一边走一边还要帮他拎东西。我的左胳膊上挂着他的灰色雨衣，右手拿着他装小鸟的鞋盒，还要防止被人发现。我故作轻松地 and 父亲闲聊，但眼睛一刻不停地观察海关人员的动向，唯恐他们注意到我的禁带物品。

我们过往的生活中，一幕幕欢愉的、不愉快的、他的斥责和赞许都在我眼前闪现。看着他现在变得这样虚弱无力，我十分不忍。

20世纪80年代，父亲决定移居到他热爱的英国，在那里潜心饲养心爱的阿拉伯马。在苏塞克斯的鲁斯本，父亲找到一片待修复的老宅，虽旧但品味高雅，宅院里还修有马厩用于养马。马厩中总是放着音乐，在父亲看来，这有利于培养马匹的性情。每匹马都戴有自己的刺绣名牌，上边还写着“PG马厩”的字样。就连马鞍也是

私人订制，以红黑两色为主色调。

尽管迁居英国，父亲还是常回佛罗伦萨，既是为了工作，也是为了寻根。他很想念托斯卡纳的美食，每次回来都必去欧梅罗（Da Omero）餐厅解馋，从野兔面包到肉酱通心粉再到小南瓜炖兔肉，次次不忘。能和他一起吃饭我很高兴，因为他终于能花时间和我待在一起，而且父亲搞笑的英式托斯卡纳风格总能让我开怀大笑。他的穿衣风格也很独特，我记得他有一次穿了一件祖母绿夹克，配了一条黄色的领带，也只有他才能撑得起这样的配色。

父亲在意大利的时候，便念着英国的好，混说英语和托斯卡纳方言，批判意大利人的种种不好。相反，在英国的时候，他又尽显意大利风范，语速飞快，从容不迫，让那些慢吞吞的英国人目瞪口呆。

每次我都沉迷于父亲口中的那些想象与真实混合的故事，还有他那些对于未来的规划，他想去约旦河西岸，从国王侯赛因手中买一匹宝马；想以自己的名义建立基金会，资助那些对皮革感兴趣的年轻人；想在雷焦艾米利亚买种鸽，去非洲买梅花雀，甚至要在苏格兰买一座城堡。父亲的脑袋里总有稀奇古怪的主意。

我佩服他的天马行空，但同时我也希望他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。相信每个做女儿的都会这样，竭尽所能想得到父亲的认可，而这点我从未从父亲那里得到过。他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，从来不问我，但会引着我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走，或是直接下命令，他从来都是那样毋庸置疑。

在父亲最后的佛罗伦萨之行后的约第十五天，我们接到了秘书安吉拉的电话，父亲被紧急送往医院。他陷入了昏迷。

妈妈、姐姐和我全部悲痛欲绝，我们搭乘最近的一班飞机前往伦敦。对于母亲来说，尽管与父亲的婚姻充满荆棘，并且分居多年，但她仍想与之做最后的道别。

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赶上，父亲于我们抵达伦敦的前一天离开了人世，再次见到父亲，他已经躺在了灵堂里。当妈妈和姐姐上前吻别他的时候，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。大伯乔治（Giorgio）也出席了父亲的葬礼，他与父亲的关系在兄弟几个中是最好的，大伯一直在一旁陪着父亲。葬礼上，大伯一直抽泣不已，毫不掩饰他失去至亲的悲痛。尽管父亲是那样叛逆，但大伯依旧深爱着这个弟弟。

葬礼在鲁斯本的小教堂中举行。两匹黑色的骏马，头戴黑色的翎羽，由头戴大礼帽身着制服的马夫牵引，黑色的马车将棺木运到教堂。姐姐、我还有父亲最后的女伴佩妮（Penny）乘车紧随其后。这一段短短的路程